

袖珍古
書讀本

韓

非

子

冊
四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①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跖危坐子皋
皋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跖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
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爲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
受寵故乘軒而無慚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
昭卯五乘而履屨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
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屨也上不過任臣不
誣能卽臣將爲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
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卽進之以自代

②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
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
矣儻不忠危必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朋治內矣恃術

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爲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貞白而駁雜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③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卽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④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爲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不如止也。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孱不用璧。孱用王。以魏主用毀故。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爲國之害。猶盜嬰兒之衿裘。與跖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衿人明者。兒不恥其父跖。以不也。跖所著衣。榮人所詔媚。爲非猶是。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

不得俱能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詔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先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

⑤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偪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糲餅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反其得罪而三人爲君執逐虎言明己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得

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
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
親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而簡主以爲枳棘
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
人爲私也

⑥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
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夫
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
車爲鄴令其姊犯法明之趙侯以爲不慈免其官也
矣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
用人怨謗也

①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爲獄吏則人足所跼者守門
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

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跼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跼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跼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跼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跼者行步危故曰跼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旣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翟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

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尙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躋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屨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

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

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
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用兌
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
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
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
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
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
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
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
務守之我旣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
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③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黍者

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屨以履之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

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詔下也甯使民詔上詔下則朋黨詔上則尊敬

④詎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

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

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謂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

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旣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尙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